

無事忙

九
杂
记

华艺·大家精品散文书系

邓友梅◎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华艺·大家精品散文书系

無事忙

杂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事忙杂记/邓友梅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6. 10

(大家散文精品书系: 2)

ISBN 978 - 7 - 80142 - 785 - 4

I. 无… II. 邓…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527 号

无事忙杂记

作 者: 邓友梅

责任编辑: 梅 雨

装帧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7. 5

印 数: 0001 - 8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42 - 785 - 4/I · 363

定 价: 29.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f r e f a c e

乐在古稀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几位小姐送给贾宝玉一个雅号，叫“无事忙”。

其实天津话也有这个词。我小时曾听家里人管一个亲戚就叫无事忙。他没事帮人去放电影。当时电影院还是用手摇的机器放无声片，不知怎么把手伸进了机器中，给轧掉了半个指头。还有一回上西站附近看芭兰花，被狗咬破了裤子。那时西站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近来经过西站已经是车水马龙，不知还有没有芭兰花。我得到印象，“无事忙”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者的称谓，带有贬意。

年逾古稀之后，我才体会到，人熬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境界，实在难得的福分。真到了那一步，成天光躺在床上望天也不是打发日子的好办法，找点可有可无的事忙忙，也不失养身之道。这里不包括“发挥余热，保持晚节”可敬的老人们。人家那“没事找事”干的是正事，不能算可有可无。

我目前虽仍在“干事”但距无事不远，便提前作“无事忙”训练，钓鱼、听戏、读晚报。还真有收获。

作者

2006年10月

contents
contents

目 录

一、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柏林归来	3
多摩川的樱花节	8
巴黎漫记	11
从欧洲到美国	27
日本二题	49
台湾的吃	58
台湾的喝	61
香港杂记	63
西夏吟	67
大凉山的明月	72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79
西出阳关	81
南洋归来话南洋	85
漫话北京	87
四合院的断想	91
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	94
穿过大街走小巷	97
这里原有一座花园	100
四合院“入门儿”	101
大门以里，二门以外	106
步入中庭	110

8	奉天书肆
8	节部副官从军记
11	34路军四
72	国共院部演从
94	第二本日
82	上海舞台
91	上海舞台
93	上海舞台
70	宁夏西
72	宁夏西
95	宁夏西
81	宁夏西
82	宁夏西
83	宁夏西
91	宁夏西
92	宁夏西
79	宁夏西
100	宁夏西
101	宁夏西
101	宁夏西
101	宁夏西
101	宁夏西

二、闲来淘换点儿文化乐趣 117

鸟市	119
锦衣卫桥卖膏药	121
小杨月楼父女	123
“洗娃娃”和“画大纸”	125
烟壶的黄金时代	127
明天就是九九重阳	129
烧头香和打灯笼	131
高五姑和靠山调	133
放下槟榔说鼻烟	135
再闻点西洋鼻烟	137
内画大师王习三	139
怀念天津的小吃	141
天津特有的一种行业	143
天津的旧房	145
天津租界的穷洋人	147
大观楼印象	149
中国地的年景	151
再说年景	153
四合院和里弄房	155
当铺	157
再谈当铺	159
京津当铺不相同	161
说茶	163
衣、食、住、行	167
说戏	174
闲话鼻烟壶	184

三、记忆中身边的感怀 187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89
陶然亭的朋友	194
漫说林斤澜	206
重逢在台北	211

好您哪，宗江大哥	216
惠远遗迹	224
访柳泉杂记	226
竹风	229
纪念徽班怀故友	233
记侯喜瑞先生二三事	235
记松柏庵	238
说说故乡平原	241
冷清的回潮	246
通俗，不是庸俗	248
自戒两条	250
有关川端康成的一点感想	253
《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	257
热闹	260
鸡鸣起舞	262
给祖宗留点面子	264
“拼出来的”和“玩出来的”文艺	265
雅俗由之	267
我的第一课	269

走到哪儿
说到哪儿

无 事 忙 杂 记
W U S H I M A N G Z A J I

去
往
那
里



WU SHI-MING
JIAO ZHANG

柏林归来

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意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他写的那些“关系学”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主席，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棵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像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主席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



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文革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地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尤里·布雷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主席，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哪条路最好走。”

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索尔维族学样，他非要陪我们一同去不可。在学校里，孩子们为我们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尔维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风习仍保持

斯拉夫人的特点。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极感兴趣，和老师们谈话时间就长了些。我担心布雷赞同志会疲倦，谁知离校时，他却极郑重地对我说：“这儿离我家不远了。我想请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赏光！”我说：“当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劳吗！”他说：“能有这种荣幸的机会，怎么会疲劳！”他立刻打电话请他夫人作准备。

我们在他的写作间受到了家庭般温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上边有贺敬之、黄药眠等同志的照片，有冯至、田间的签名。他说：“瞧，你们距离上一批中国同行来，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会再隔这么久。”天黑以后我们才和他告别，可他却说：“不不，我要陪你们去吃晚饭，不能这么早就告别！”那天是在一个乡村小酒店吃的晚饭。环境、风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几杯酒后，布雷赞兴致更高了。他告诉我他读了《探索》这本书，也读了《画儿韩》，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中国有一个和欧洲的、西方的美学经验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特色。用你们的特色来丰富世界文学吧，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宝贝去照搬别人手法。”

像布雷赞这样热诚的老朋友，我们几乎走到每个城市都碰到。在魏玛，曾在我国工作多年的哈里·吐尔克，自己开车陪我们去参观布痕瓦尔特集中营、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听丁玲身体情况，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和杨宪益住邻居时的各种笑话，问我：“他还那么喝酒吗？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异功能，从来没见过他醉过。”在柏林，汉学家梅慧华把我们请到她家时：拿出她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照片给我们夸耀：“我们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这是陈丹晨，这是谢冕——谢冕在当学生时就特别胆大、爱发表独立见解，这是张炯——”比她低两班的尹虹很文弱、轻声细语地说，他们那班素质也不错，不过时间赶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扰。她现在正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对目前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十分关心。梅慧华教授为欢迎我们到来，专门在洪堡大学的亚洲院开了一次汉学家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讨论全用中文，我们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们这次十四天的访问，能如此顺利而愉快，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位陪同我们的德国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心来接待我们，那是三颗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协的外事秘书。我在作协搞外联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们忙得团团转，头昏脑胀。她就一个人，面对五大洲，广拓八方客：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划个弧形，高声说“古——得”，就全齐了。所以我学会的唯一一句德语就是“古——得”；她请我们去她家作过客，我发现她爱人舒曼先生对

她的指挥才能比我们更心服口服，所以她们家也秩序井然，气氛温暖和美。舒曼先生是个自由职业的翻译家，对波兰的历史、文学极有研究。因为他在家中工作，家务劳动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们去旅行。我说：“这几天舒曼先生会轻松一点了。”芭芭拉说：“不会。我临走给他留下了作业，回来我要检查的。他不敢偷懒。”可是她爱他爱得要命，说她能安心把作协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个好妻子，没照顾好他！”

翻译施白兰，看起来还像小姑娘，像我们五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信仰坚定、热情、坦率又有些固执。我们在一起常忘了是两个国家的人，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一边争一边笑。越争论越亲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毕业时俄文倒是学好了，中文却不大理想，为此她又到中国来工作了几年。平心而论，她的汉语满不错了，可她不满意，还想到中国进修一次。她常常一边翻译一边虚心地问我们她哪句话说得不对。刘绍棠很赞赏她的求学精神，就故意逗她，专用一些生僻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她越听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说：“刘绍棠，你别说这种话了，我完全没办法了！”引得我们大笑，她却认真地把这些听不懂的话全记在本上，不断地复习。

至于我们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机克劳茨，我只能说我永远不忘他对我们的热诚与负责，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司机个个都有他这么好的技术和这么好的工作态度。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成了他的副业，一切生活杂事他都包下来了。从葆琛去莱比锡的夜里，我们走错了路。一向以记忆力好自夸的刘绍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发号施令了。克劳茨只好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挨门求教，打了三家门才找到个老人问清路线。他始终笑嘻嘻的毫无倦色。

我们在民主德国欣赏过好几次音乐、舞蹈、戏剧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莱希特剧团演出的“三便士歌剧”。我一向敬仰这位大师，他的剧本凡译成中文的我都找来读了，也看过中国人演的布派戏。甚至自己也写过一个没有人演、也幸亏没有人演过的“布式”剧本。这次一看地道的布莱希特剧团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莱希特和它的本来面貌相差极远。当然，各国可以有各国的“布莱希特”戏剧，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莱希特，但认识一下地道的布莱希特却是十分必要的，总要看看庐山真面目，才可以评论和发挥。我想，对整个的民主德国也是如此，亲自看看，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多么深厚文化历史传统，而又有着多么强大现代活力的国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谊。

离开民主德国的前一天，我们登柏林的电视塔。有几个朋友陪我们一道去参观，在路上他们笑着说：“你们来以前，我们作过一个估计，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大家说，会彬彬有礼，会握手，不会有深入的谈话，更不会拥抱。可

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谈了，而且拥抱得很紧！”我说：“为什么那样估计呢？我们不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吗！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称作同志！”

友谊之花盛开的。喂，同志，一齐加把劲来培育它！



多摩川的樱花节

从来没研究过气象学，因而不知道中国和日本在天气形势上也是那么难割难分：长崎今天下雨，上海明天不会是晴天；华中华北今年春寒，日本的樱花竟也开得迟了。四月初，虽然东京街头触目即是如烟如霞的灿烂花朵，但那是纸剪的、绢扎的。到得多摩川，遍山樱树还只是在花蕾上红了一点，偶而一棵早开品种，翘首扬枝，把初开的花朵亮在绿草之上，颇有些骄矜之态。真正表现了春意的，倒是人类的花朵。各处肤色的孩子们每张脸都是向阳盛开花的春花，鲜艳、明朗，生机无限。他们在花枝下学步，在草茵上唱歌，让飞速的游戏列车把他一下投向空中打个一百八十度大旋转，头朝下，发出稚嫩的、狂喜中夹杂着恐惧的尖叫声。听着那叫声，看见那一群小东西像五彩缤纷的闪电从空中滑过，年迈苍苍、满头白发的人也笑出了童颜，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春天。

我的白发虽未满头，可终究不再能享受空中翻转的乐趣了，随着众人步入“茶道”的锦屏内。

这里的“茶道”表演，是专为向外国朋友介绍而设立的。真正的“茶道”，总是在幽静的庭园内、古朴的茶室中举行。那“茶室”我见过，桂离宫中有，志贺直哉的故居中也有。多是茅顶木壁，不加粉饰，屋门比一般房门矮，客人进门要躬身，以示谦虚礼貌。以前，有位学过“茶道”的朋友，曾向我介绍过详细情况，我已大部忘记了，只仿佛记得连怎样走路、怎样侧耳听那从井中汲水的声音，怎样拍门都有一定规矩。这一切在多摩川的表演中自然都免了，因为除去表演者全是名门闺秀、行家，客人多是门外汉。陪着我们的几位日本青年朋友，似乎也并不都精通此道。当然，他们总比我强得多，比如端过碗来要转三圈，双手捧起，用三口饮尽，最后一口应当发出啧啧声，饮完要说一句：“真香啊！”就都是立野惠子女士现教我的。当我接过碗来要往嘴边送时，她像救火一样拦住我的手说：“可不能这样喝啊！你听我说……”

尽管出了洋相，我对这项活动还是兴趣盎然，因为解答了我存在心中几十年的一个谜。将近三十年前，我看见过一幅宋人的名画，题作《斗茶图》，画上画的却是一个人守着一副馄饨担子，周围几个人各端着一只饭碗。好多年来，想起它，我就纳闷，宋朝人何以要把吃馄饨或是喝粥称为“斗茶”呢？总想找明白人问问，可是要命的大事都应接不完，哪有闲空去问它！这一次我弄明白了，那像馄饨担子似的器具原来是装茶的茶筒和煮茶的茶炉。茶磨成粉

状，煮成时碧绿浓馥，看去像鲜绿的豆汁，正是盛在饭碗大小的碗内，才能双手捧饮。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千余年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国有许多失传了的风俗习惯，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茶道”是其一例。

离开“茶道”表演，去看“水中芭蕾舞”时，穿过一条两旁林立着食品摊的小街，煎饺子、葱爆肉、炸香肠，露天临时搭了彩棚，油锅吱吱响，很像中国的集市。一位朋友问我：“这景象你该是熟悉的吧，你不是在日本的小城镇住过吗？”我笑着说：“那个时候，日本的正式餐馆里卖的也是代用食，豆腐渣、萝卜缨、带阿摩尼亚味的鱼羹，哪里能见到这些！”他拍着手说：“糟糕，代用食这个名词你不提我真忘了，这是不该忘的！”

“水上芭蕾舞”的剧场与普通剧场没什么区别，只是它的舞台，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水柜，灯光把水打成各种颜色，演员在水中以各种优美的动作表演离奇的剧情。我们看的这出戏叫《黑珍珠》，是珍珠仙女战胜恶魔，夺得爱情和自由的故事。可惜我精神不集中，总以一种看魔术表演的心情去猜测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先以为它前边是透明水箱，演员在箱后表演；后又猜测连那水也是用灯光伪造的。到后来谢幕了，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穿着潜水服、戴着氧气瓶从水中浮上来，一面还冒着气泡，我才知道自己估计得全不对，而戏也演完，我连个完整印象也没留下，只像是看到了一些各不相连的梦境的片断。散场后，剧团负责人到我们面前来表示谢意，感谢中国朋友欣赏了他们的表演，问我们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说：“像梦一样美！”这评语竟使主人意外地高兴，她说日本是个岛国，和水的关系太密切了，这使她产生了在水中进行艺术表演的设想，于是她就试验了起来，终于成功了。目前这还是世界上独有的一个水中舞台。我们向她祝贺，她说唯一敢于接受祝贺的理由是这种表演至今没发生过一次人身事故。至于艺术上、技术上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我们正在闲谈，日本电视台的朋友走来商量，想请我们和“武士”们一同走一段路，他们想录制节目。盛情难却，答应是要答应的，可是说老实话，我对武士实在好感不多。日本历史上的真正武士我没有见过，在电影、小说中见的一些，倒也不乏见义勇为的好汉，可是以“武士道”为名的军国主义分子我是见过太多，印象也太深了，那种反感怕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几位身穿和服、腰挎长刀、挺胸凸肚、迈着八字步的武士走近来时，尽管他们笑容可掬，我还是像背生芒刺，连礼貌性的笑容也装不出来。我想，日本有句格言，“花最好是樱花，人最好是武士”，如果只留上半句就好了。所以电视录像机一关上，我立刻就离开了他们。我们转了一阵，走到一条短街上，这里是按江户时代的街道复制的建筑物，旅馆、酒店、水车，全然是数百年前的古风，我真庆幸能见到这些被摩天高楼从江户城内挤出来的真正的日本风貌。这时近旁传来了哄笑声，日本朋友告诉我，那是仿江户时代的武道场正在比武，可以去看一

看。我挤进人群一看，原来就是刚才与我们同行的“武士们”正在拚杀，他们每人的对手都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有白种人小朋友，也有日本小姑娘，武士发给他们一把刀，把着手教给他们怎样劈，怎样刺。然后就对打起来。比赛中“武士”总要找机会把肚子腆出去，让小朋友的木刀刺中，所以每一场对打都以武士失败告终。那些梳着马尾巴、戴着小草帽的孩子看到高大魁梧的武士，被他们杀得啊啊叫着趴下时，高兴得又跳又叫，甚至拉着武士说：“起来，再叫我杀一回！”

我也笑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大笑。“武士道”，这个曾为中日两国人民，以致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妖魔”，终于演变为逗孩子们欢喜的丑角和演出古代风俗的俳优，变成无害的东西了。我很为方才冷落几位武士抱歉。历史是个筛子，总要把人类创造的美好遗产留下，把有害无益的夹杂物淘汰。